

眼角膜“对口”捐献江苏人

“心很痛却很平静,他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”



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躺了三个月后,王恩 平静离世

2月27日凌晨1时50分,四川省红十字会眼库值班室的24小时值班电话突然响起。“5分钟之前,王恩离开了……”电话那边是个女声,话没说完就啜泣起来。接电话的志愿者马上明白了,他立马通知眼库负责人,三名志愿者和医生连夜赶赴绵竹。

打电话的人是张楠,王恩的妻子。27日凌晨4时30分,王恩的眼角膜被摘取。看着躺在床上不动的爸爸,女儿小琪哇的一声哭了出来,哭声打破了黎明前这个村落的宁静,顿时,黑魆魆的村落被悲伤笼罩。

去年1月20日,身患重病的绵竹村民王恩签下无偿捐献眼角膜志愿申请同意书,特别注明要将一枚眼角膜捐给对口援建绵竹的江苏,而另一枚捐给澳门。快报1月28日对王恩自愿死后把眼角膜捐献给江苏人的事迹进行了报道。1月29日,记者特地来到绵竹王恩的家中,对他进行了回访,那时的王恩还跟记者谈起他与江苏的缘分。

到2月26日,王恩已经有五六天没吃东西了。妻子张楠心里急得厉害,可丈夫早交待过,再严重也不去医院,他不想再为自己的病花一分钱。晚上10时左右,守在王恩身边的张楠见丈夫的嘴巴张了张,喉结上下活动了几下。张楠知道,肯定是喉咙疼得厉害,她喊了声“王恩”,可丈夫闭着眼睛,没有丝毫反应。女儿小琪趴在床边,悄悄地抹眼泪,她害怕爸爸听到自己哭。

张楠红着眼睛走出窝棚,掏出手机就给四川红十字会眼库打电话,她说王恩现在情况非常不好,喊他已经不应了。挂掉电话,张楠的泪哗地流下来,她得告诉眼库做好准备,一旦丈夫过世,眼库医生必须在6个小时之内赶到她家,这样摘取的眼角膜才能用。

女儿睡了,70多岁的父母也被张楠劝着先去休息,她就一个人坐在床边。春节前,王恩的病情就开始恶化,看着别人家挂着红灯笼,放起烟花爆竹开心地过年,他们家却跟往常一样平静。懂事的女儿也知道爸爸身体不好,从不吵着要新衣服过年。丈夫的脸庞干瘦蜡黄,张楠看着就心酸。

27日凌晨1时30分左右,王恩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,张楠赶忙喊醒了女儿和几个亲属。

1时44分,王恩的心跳停止了。

“连眼球一起摘,我心里有种颤抖的痛”

在女儿、父母等人哭成一片时,张楠的泪也止不住了。可她记得眼库志愿者的话,角膜捐献志愿者去世以后,家属要用湿毛巾敷在他眼睛上,并要第一时间通知眼

库。张楠没法放任自己的悲伤,她流着泪将这两件事办好,她要帮丈夫完成心愿。

接到张楠的电话后,眼库立马组织医生周波和志愿者冉茹秋赶赴绵竹土门镇天宝村。凌晨4时许,两人赶到了王恩家中,他们带一束鲜花表示慰问。检查了王恩的遗体后,周波将张楠单独叫到一边。

“家里的卫生条件其实不太适合手术,所以必须将他的眼球一起摘除。”周波的话让张楠一惊,摘除眼角膜和摘除眼球完全是两回事,她的第一反应是心里有点没法接受。周波继续说,卫生条件不好的情况下,万一摘除的角膜质量不好,可能影响到捐赠了。

“我心里有种颤抖的痛,可是能成功捐献带给别人光明是王恩的心愿。我想,要是他有在天之灵,也肯定会同意我做这个决定的。”张楠没有迟疑,点头答应了。

简单的告别仪式后,张楠一家被请到了窝棚外面。4时30分,王恩两只眼球的摘除手术完成,周波为王恩做了遗体美容,为他安装了两只假眼。

“爸爸,我要爸爸……”看见装着假眼的爸爸时,小琪“哇”地哭了出来,才11岁的她对死亡的概念还不那么清楚,可爸爸的眼睛没了,她趴在床边大哭不止。小琪刚上学时,已瘫痪的王恩用两辆自行车做了一个轮椅,他用这个轮椅载着小琪,送她上学。尽管自制的轮椅会经常翻车,可父女俩一路上说说笑笑,却特别开心。

“我的心是痛的,可很奇怪的是,我很平静。”张楠告诉记者,“一想到他的角膜很快就可以给别人带来光明,我的心就静了下来。”

王恩能给哪个江苏人带去光明?

王恩的两个姐姐早就出嫁,他

曾说要为父母养老送终,可没想到却要二老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。“他走了,我还要支撑这个家。”张楠说,办完王恩的后事,等开春暖和了,她就要出去打工了。

27日下午,记者通过电话采访张楠时,她家已经在窄小的窝棚中搭起了灵堂。张楠说,按照当地的风俗,他们请了道士来做“开路”仪式,并算出了送别王恩的时间:28日早晨8时火化,11时入土为安。

“家里还有钱么?”记者问。“春节前,江苏援建指挥部给每户发了5000元过节钱,办这场简陋的丧事应该还够。”张楠说,春节时,家里也没怎么买东西,所以这5000元钱一直没花。

就在张楠一家在忙王恩后事时,四川红十字会眼库的志愿者们也忙碌起来。周波和冉茹秋摘取角膜后,经过严格的处理保存,连夜就赶回了成都康桥眼科医院。现在医生正在对王恩的角膜进行病检,看是否有癌细胞侵袭,若无意外就可用于临床移植了。但是,四川红十字会眼库的志愿者告诉记者,角膜组织在保存液中的保存时间一般只有15天左右,越早手术患者恢复情况越好。

昨晚8时,经过多方联系,记者找到了南京市红十字会眼库负责人王林农医生,一听有人捐献眼角膜,王医生特别激动。“我们眼库有很多这样的患者登记,都在排队等着合适的角膜。”而这个消息,对其中某一位患者来说,无异于就是光明和希望。

目前,王林农医生已经与四川红十字会眼库取得联系,只要协调好角膜移植的具体事宜,就能手术。王恩的眼睛闭上了,可一个江苏人却离光明越来越近了。

(应被访者要求,王恩和张楠为化名)

快报记者 张瑜

这个春节过得像“春劫” 90后大学生 频繁“被相亲”

开学了,大学生们已陆续返校。谈起春节假期过得怎么样,包同学很是后怕。她说,这个春节过得像“春劫”,害得她迫不及待地想“逃”回来。原来,“热情”的父母和亲戚们帮她安排了好几场相亲。怕辜负好意的她只得硬着头皮敷衍,最后是疲于应付,落荒而逃。

节后,大学生们在网上热议自己“被相亲”的遭遇。有些奇怪的是,如今的家长似乎都特别心急,很多还未达到“剩男剩女”的大学生们也被安排了相亲,一位“90后”的大一女生春节就“被相亲”。

拜年居然变成了“相亲会”

西祠胡同《南航天下》的讨论版上,网友“南航首席文化人”发的一则帖子——《好刺激呀,大家过年被逼婚了么?》很快成为讨论版的热帖。他说,自己新年被逼婚,走投无路,作为给家人的慰藉,遂答应相亲。他倒有些喜出望外,姑娘不错,欣然交往。尝到“甜头”的他很享受这种相亲,“其实啊,家里安排的相亲还不错,经过精心挑选的,还挺合适的。”

但对大多数大学生而言,这种“被相亲”实在是够别扭。“要不是父母在场,我早就开溜了,实在是受不了。”南京一所高校的哲学女硕士陈同学满腹牢骚,那天去姑父家拜年,结果就看到了一位男生。本来没在意,后来硬被扯在一块儿聊天吃饭,她才恍然大悟,原来拜年拜出了一场“相亲会”。

“我也很讨厌这种相亲。”寒假期间,今年大二的尹同学就被安排了三次相亲,“每次都很顺从地去,但回来之后全部都否决,压根没感觉。”

刚过21岁就被催着找男友

“被相亲”也越来越低龄化。今年刚刚21岁的一位女大学生,居然被妈妈逼着找男朋友了。女生说,“我有一个表妹,现在都28岁了,还没找到对象。大学时,家里人都不准她谈恋爱,后来就一直没找到合适的。有了表妹的前车之鉴,妈妈怕我重蹈覆辙,就不停地催着我找男朋友。这大过年的,已经被催了无数次了。”

除此之外,就连刚刚上大一的“90后”大学生也被卷进了这场相亲的漩涡。一回家,热心的姑姑婶婶就过来了,张罗着给小凤看照片:“读了大学就可以找了,等到毕业再找,好的都被别人挑光了。”小凤觉得匪夷所思,自己好歹还算个“90后”,这相亲本来是“剩斗士”们才做的事,怎么这么快就轮到自己头上了。更让她不解的是,以前对她管得十分严的父母,这次的态度却模棱两可,似乎对这件事并不反对。无奈的小凤只得参加了两次相亲。

请给子女自主选择的权利

一位网友抱怨说,“春节原本是一个合家团聚的喜庆节日,大家都渴望能够毫无压力地度过,父母在这个时候为子女安排相亲,从人情上可以理解,但往往会给子女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,让他们产生抵触情绪。而且,父母通过自己的眼光挑选的对象,更多的是从家世背景、工作收入等方面进行考虑,却不一定了解子女自身的情感需求,因此,这样的相亲,如果发展成了婚姻,子女们也不一定觉得幸福。”

对此,有专家提出,现在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人,不仅生活节奏加快,也面临较大的压力,结婚较晚也渐成比较普遍的现象。一方面,年轻人需要耐心地和父母多沟通。另一方面,父母在为儿女安排相亲前,一定要提前与儿女进行沟通,让他们有心理准备。是否去相亲,也一定要给儿女们自主选择的权利。对于尚且年轻的“90后”大学生,父母现在就安排相亲,真的是操之过急了。

快报记者 谢静娴

»记者手记 大爱王恩 一诺千金

就在王恩去世前3天,我给张楠打了个电话,特地问了下王恩的病情。张楠说王恩当时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,说话也听不清。我说既然这样就赶紧去医院吧,张楠无奈地说:他不去。我知道,王恩是怕花钱。

今年1月底,我去震区回访时,去过王恩的家,那天张楠正巧带着女儿回了广元的娘家。在那个四处漏风的窝棚里,我和躺在床上的王恩聊了很多。他的积极乐观超乎我的想象,而那些感恩江苏的话更让我感动不已。“我死后,能把光明留给别人,

就是我对这个社会最后的贡献。”这个村民朴实的话让我肃然起敬。

直到昨天上午接到眼库志愿者的电话,他说王恩去世了,我吃了一惊,四天前给他妻子打电话后,我就有心理准备,可没想到这么快。“这家人真的是太淳朴、善良了。”这位志愿者说,悲伤莫过于眼看着亲人的离世,可他妻子却能在王恩去世后的第一时间记得把眼睛用湿毛巾捂上,立马给眼库打电话。

得知王恩做出捐献眼角膜

这一决定后,我感慨不已,以这种方式感恩,真是人间大爱。可他死后,妻子第一时间通知眼库来摘取角膜,这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闪耀的光彩。王恩和他的家人,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诺千金的分量。

要给张楠打电话时,我犹豫了,害怕在这个当口采访更让她伤心。可聊了几句后,我放心了,张楠说虽然心痛,却很平静,因为丈夫的愿望就要实现了。她再次提到感恩,这次给王恩办丧事的5000元钱,是春节前江苏发给每户过节费用。

跟张楠在电话中交谈时,我一直被他们一家感动着温暖着。我没见过张楠,可从照片上我见过这个坚强而善良的妻子。她说,丈夫走了,他们一家四口还要继续生活,37岁的她要照顾这一家老小。

丧事是在窝棚中举行的,新家还没竣工。王恩临走也没能亲眼看到自家新房的模样,这多少有点遗憾。不过,那双眼睛还会再次睁开,联系到南京红十字会眼库的医生时,我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,因为,王恩带来光明的愿望就快实现了。